

妞妞，你怎么了？

——读《妞妞——一个父亲的札记》

文/倪胜奇

在平静的音乐中，妞妞走了。留下一具苍白的尸骨，或者，什么都没留下。

死是荒谬的。

在妞妞降生的那一刻，周国平也不会知道，命运选择了她作为父亲，是幸运还是不幸。他日后所要面对的，是怎样一场生与死的闹剧。

我没有做过父亲，但我和妞妞一起走过她生命短暂的五百六十二天之后，

我做了一回父亲。

亲身经历一个人的从无到有，那种对生命奇迹般的发生的赞叹必定是不言而喻的。成为一个父亲，对一个男人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。就像周所说，对于男人来说，唯有父亲的称号是神圣的。天知道小孩对于诗人来说有多么重要。成熟让我们失去的，我们在小孩那里寻回。每每当我凝视小孩澄澈的双眼之时，我无法描述那里是怎样的一片海洋，这是块不为世俗沾染的净土，这是个生命伊始最神秘的伊甸园。

一个如此天真可爱的孩子，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却带着这样必死无疑的疾病，上帝是在开怎样的玩笑？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可上帝却将这产业，蒙上灰暗的纱布，一块脱不下，抹不走的纱布，无论妞妞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她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，冥冥中走向那条无法赎回的不归路。

我不知道，看见一个完好无损，甚至是完美的婴孩渐渐被死神吞噬，直到撒手人寰，是怎样一种心情。妞妞的癌细胞，从左眼，到脑部，到喉咙，从体内扩散到体外，她的内心与身体受着侵蚀，我不禁要问，如此幼小的婴孩，为何要来承受这样不能忍受的煎熬？到底谁该为这样一场悲剧负责？

是父母？

是妞妞自己？

还是冷眼旁观的上帝？

我站在那片黑暗之中，那座密不透风的房子。听不见人声，也听不见一丝风声。我被压得透不过气来，于是我拼命地奔跑哭嚎，想逃出这里。可是这里，没有墙！也没有边际！我只能看见，死神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所有的挣扎都是徒然！在他面前，我只能下跪！

终有一天，我会死去。无论我学过多少知识，懂得多少哲学，写过多少文章，无论我是如何的乐观豁达或者沉溺于悲观的虚无主义，无论我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一份抱怨还是多一份留恋。死亡是一种宿命。我也终将化为风，消失在无形之中。我所受的苦难，我所享的幸福，我所挚爱的人，所有所有关于我的一切，哪一样不会被无情的时间推成空白？

为何你赐予人生命，又要取回生命？

在上帝的沉默面前，我沉默了。

如今，我静静的坐在这里，呆呆的望着手中的笔和头顶忽闪忽灭的灯光，苦苦陷于对死

亡的深思。那些曾经同样思考着死亡与存在的人，没有一个得到了真正的答案，最后也一个个被死亡带入了永恒。

我看过哲学界形形色色对死亡的看法，我探求各式各样宗教中的拯救和轮回，我寻找成千上万种人生的意义，我想过不计其数面临死亡的情景。只是当死亡真正降临时，我同每个普通人一样，都只是一个卑微的一无所有的承受者。

死亡无法形容，所有的形容不过是活着的人的假想，甚至连死亡本身，都是生的的幻想。意义背叛了我们。

在真正的死亡面前，我无法找到任何生存的意义。

雨儿对周国平说：“你还有哲学和文学，能帮你减轻痛苦，可我呢？”一方面我为雨儿的坚强感到震惊，一方面却和周国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的确，妞妞的生让周国平成为了父亲，妞妞的死让周国平成为了哲人。可是再透彻的哲学解说也改变不了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，再动人的文学作品也只是作者对体验苦难时无奈的回应与哭诉。去他妈的哲学和文学，我只是想过平平淡淡快乐的生活。

是减少她的痛苦，还是延长她的生命？当一个人面临不可逃脱的抉择时，悔恨已是他的宿命。无论当时，还是事后，瞻前顾后的比较也只能在想象中进行。当我踩着蓬松的树叶走向这条小叉，我看见弗罗斯特那条未选择的路弥漫着诱人的朦胧。脚前面是什么，雾后面是什么？对于我们，只是尝试；对于父亲，却是两条注定通往悲剧的路！要么长痛，要么短痛。可所谓的短痛，也未必会比长痛更短。奇迹和希望在这里销声匿迹了。

妞妞是一个一出生就被判了死刑的囚犯。可仔细想来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被判了死刑？哪一天不是正走在通往刑场的路上？无非早死，无非晚死？可谁知道早死的不幸是否是早死者的安逸，晚死的余寿又是否是晚死者的折磨？

当妞妞走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一抽，眼泪又不知不觉的流下。

对妞妞来说，离开意味着痛苦的终结，死亡反而成为该庆祝的事。可值得庆祝吗？

这是不幸的结束，还是不幸的开始？面对这样一场人间冷暖，我能够说什么？它拒绝感同身受，它拒绝怜悯同情。我也分不清它是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，还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。

在浩瀚无尽的生命长河中，我们都是一个孤独的行者，无疆，却有界。